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26个慰安妇的控诉

血痛

陈庆港

这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痛：26个慰安妇的控诉 / 陈庆港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103-4

I.血… II.陈… III. 军国主义—性犯罪—史料—日本 IV.K 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5892 号

责任编辑：刘红庆

责任印制：吴凤兰

设计总监：亲圪蛋工作室

装帧设计：华泰联合制作中心

血 痛：26 个慰安妇的控诉

XUETONG ERSHILIUGEWEIFIANFUDEKONGSU

作 者：陈庆港

出 版：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发 行：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制：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220 × 240 1/16

印 张：12.75

书 号：ISBN7-200-06103-4/I · 916

定 价：23.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 58572393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这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



血前

26个慰安妇控诉

■ 陈庆港

北

目 录

自 序

那年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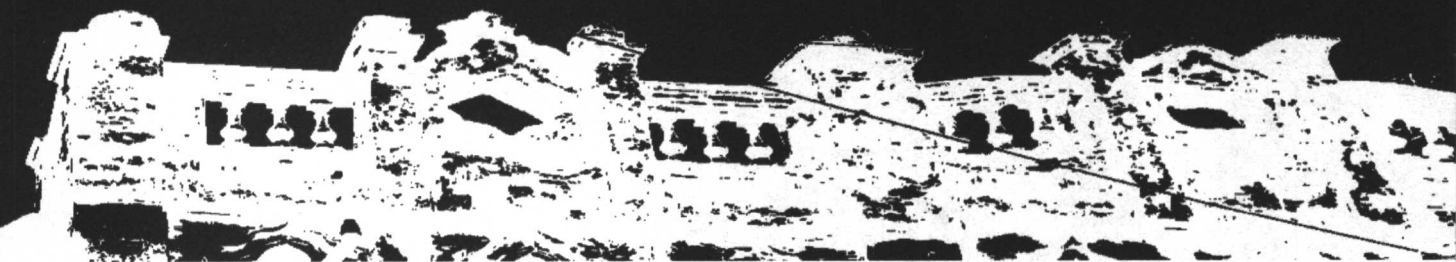
6

见 证 日军慰安所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	12
日军慰安所数量无法统计	14
那大慰安所	15
新盈慰安所	18
石碌慰安所	20
金江慰安所	21
黄流机场慰安所	22
“战地后勤服务队”	23

采 访 我不是日本娼

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控诉的中国女人	26
赵润梅：捆起来，放到毛驴背上	30
张仙兔：老头就哆嗦了一辈子	34
郭喜翠：不停地有鬼子来欺负	36
高银娥：每天都被带出去几次	39
王改荷：一枪托，牙掉了四颗	42
周喜香：落下了病，经常浑身抽搐	45
刘面换：毛驴说：“花姑娘，好！”	48
尹玉林：我过去的事没有告诉丈夫	53
陈亚扁：糟蹋我的日本兵没有断过	57
黄有良：那夜我哭了一个通宵	64
陈金玉：我心里的屈气还没出	70



林亚金：他们来弄得满身是血	78
杨阿布：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	84
蒲阿白：我被抓走，家人不知道	90
林爱兰：把我吊到屋顶上用棍打	95
谭玉莲：这一辈子受尽了屈辱	100
邓玉民：我哭，不敢说出实情	104
蔡爱花：父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	110
王志凤：来了日本兵，我没处躲	114
符美菊：那些事说不出口的呀	118
李美金：晚上，日本兵往进挤	123
林石姑：糟蹋，就跳河想死掉	127
卓天妹：当年过得不是人的日子	135
郑金女：那时我还小，疼得直叫	140
朴来顺：再不要发生那可怕的战争	146

原 声 怎一个痛字了得

很痛，现在还痛（李秀梅法庭证词）	158
片段……断片……（幸存者自述）	166
我要他们低头认罪（刘面换法庭证词）	175

背 景

慰安妇问题年表（1931—2005）	180
--------------------	-----

编 后

记住疼痛是为了不再疼痛	202
-------------	-----

13岁的侯二毛是什么样子？那些从我身旁忽闪而过的女孩子的笑脸，总让我忍不住要去想这个问题。走在山路上，总觉得她就刚刚挎着篮子，低着头，从我的身边羞怯地跑过；恍惚中也总看到她坐在溪边，洗衣，洗自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而抬头远望时，又看见她正在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唱着那支最最凄婉的歌……就这样，她的影子时时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娃那样，她穿着土布红袄，扎着又长又粗的辫子，辫梢上插着花，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艳欲滴的山花，她爱花，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一样爱花，而她自己似乎就是另一朵刚刚含苞的山花。

又是开花的季节，此时，山路两边的草丛里、峭崖上开满了花，我已遥望不见60年前的那个开花季节里，13岁的侯二毛那粗黑的辫子上插着的是哪种花，如今我只知道60多年前，在那个同样也是开花季节里，13岁的侯二毛，辫子上插着花的侯二毛，就是从这条山路上，从这条两旁开满了花的山路上，和许多少女一起被日本兵押着，进了据点的。当年，那朵跌落在山路旁的小花，是侯二毛辫梢上插过的最后一朵花。

在据点里，13岁的侯二毛每天都要遭受日本兵的种种折磨和侮辱。

4个月后，13岁的侯二毛就被日本兵糟蹋成一朵枯焉了的花，父亲变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还借了债，才把快咽气的女儿从日本兵的手里赎了回来。

这时，13岁的侯二毛，肚子里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为了赶走女儿肚里的孩子，家人用木杠在她的肚子上擀，赶驴拽着她在山路上颠……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侯二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孩子就是没有下来。母亲不想看着女儿被折磨死，就找来了村里的几位乡亲，问能不能等孩子先生出来，然后再……乡亲们说怎能在这孽种见天日？！最后，人们请了老医生，老医生的一剂烈药灌进了侯二毛的肚子里。据说，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里挣扎了两天两夜，侯二毛也挣扎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肚子里的孩子终于不再挣扎了，侯二毛也终于不再挣扎了，孩子终于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里，侯二毛也终于死在了被她撞塌的土炕上。

村里人又请了铁匠，铁匠用一天的时间，打了三根铁钉，三根七寸长的铁钉，铁钉被一根一根钉进了侯二毛的肚里，人们一边钉着，一边念叨着，说：不能让小鬼子的孽种出来祸害人，小鬼子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打听过许多位老人，想找到侯二毛的坟，村里也还有她的亲人，他们带着我，寻遍了村边的沟沟壑壑，60多年过去了，谁都说不清究竟哪一撮土里埋葬着侯二毛13岁的冤魂。那些个日日夜夜里，我总是在睡梦中，被砸向侯二毛身体的锤声惊醒，于是常常望着漆黑的夜空，整夜整夜无法入眠，就想：她还是孩子，家里不多的粗谷杂粮应该还没来得及把她喂养成熟，她的身子一定还很单薄，皮肤很细嫩，骨头也不坚硬，尖锐的铁钉轻易就能穿透她的腹部，还有她腹中的婴儿，可为什么那锤声仍然那么沉重，经过了60多年的隔音仍然那么扰人？每当耳边响起这锤声时，都好像有一根铁钉正在一点点穿透我的心，剧烈地疼。

当年关押过侯二毛的窑洞还在，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洞门，也锁着那段黑暗的历史，锁着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已为人知的恐惧。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也蓄满了阳光，不知这些阳光当年是不是也曾洒在过侯二毛的身上？如果60多年前这里也曾有过阳光，那么洒在侯二毛身体上的阳光，一定是让她感到刀割般的疼，冰霜一样的冷。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无人采摘，落在树下的荒草间；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当年13岁的侯二毛可曾采摘？这满地鲜红鲜红的枣，让人感觉那段历史并没走远，就在眼前。

那些施暴的日本兵，那些还活着的当年施暴的日本兵，如今他们也该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也该有了自己的儿孙，在他们的生命同样行将走向终点的今天，在他们每每和儿孙尽享天伦的时分，他们是否会偶尔想起这个树上结满了鲜红鲜红的枣的小院子，还有院子里的那个13岁的中国女人？

钉入侯二毛身体的铁钉，辛酸而又无奈地表达了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可侯二毛的屈辱和仇恨的长钉该怎么钉？！其实每一个和侯二毛有着相似命运的“慰安妇”，死去的或活着的，她们的身体里都被钉入过长长的“铁钉”，死去的或许已不再疼，而活着的仍每时每刻疼得难忍。

就在侯二毛的身体被钉入铁钉的那个秋天，在与她相隔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南部，另一位名叫杨阿布的姑娘正经历着与她相同的苦难：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凌辱后，杨阿布怀孕了，怀着身孕的杨阿布东跑西躲，最后不得不躲进深山里。在原始的山林里杨阿布把孩子生了出来，但不久就夭折了。为了继续逃避日军的凌辱，杨阿布就藏在深山里一个人偷偷活着。杨阿布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日军找不到她，就对甲长说：如果不把杨阿布送到据点，就要杀了村里所有人。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甲长只好带着村里人到山里将杨阿布找了回来，全村人哭着把她交给了日本兵。从此杨阿布就沦为日本兵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

但她活了下来。活了下来，不知这是她的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从此，一场噩梦开始凶残

自序

地吞噬她的漫漫余生。

60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在一场无边无际的风雨中，在距离埋葬侯二毛的那片黄土数千公里之外的一个僻静小村里，我找到了杨阿布。她就活在那个处处留着她痛苦记忆的潮湿的村庄里，活在那间壁上挂着发霉的雨迹的昏暗的小屋里，活在小屋里的那张铺着椰树叶同时也铺满了屈辱的老床上，活在60多年前的某一天里……已经瘫痪在床的杨阿布，手中握着一把刀，刀很锋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吃饭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睡着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这些年来她永远都握着刀，谁也不能拿开，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怕……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手中的刀在身前来回地晃……

椰林仍是那片椰林，小路仍是那条小路，茂密的椰树掩映着崎岖的小路，60年，时光从这里走远，时光又从未从这里走远，对于杨阿布来说，一切就是昨天，或者就是今天。

在当年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乡村寻找。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的某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擦拭，还是对正在行进的仍然无法终结的一份现实苦难的注目？在这绵长的寻找中，心里一直揣着一份无法言说的巨大苦痛。从阳光明媚的海南，到山重水叠的云南，再从黄天厚土的山西、河北，再到风轻云淡的江苏、浙江、上海……当我站在阴暗而又破败的慰安所遗址里，当我一步步迈进当年日军精心营造的坚固而又阴森的炮楼，我似乎仍然能听得到“慰安妇”当年凄惨的哭喊……一次又一次撩开被掩藏在内心最最深处的黑暗记忆，一次又一次将那些生动的名字去对应一撮撮冰凉的黄土……我努力将自己所能寻找到的历史碎片慢慢拼合，60多年的岁月虽然没能抹去那场劫难所有的印痕，但时间却也削弱了那场劫难所应有的太多残酷的色彩。

在三亚椰树掩映的海滨大道旁，当年日军的碉堡仍趴在白色的沙滩上。不时有游人站到碉堡前留影，灰色的碉堡后面是高楼鳞次栉比的三亚新城。就在三亚，还有海口，还有崖城，当年日军“慰安所”的遗址，正在一处处悄然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楼群背影中。碉堡上黑洞洞的枪孔沉默地盯着阳光下的每一个人，耳边只有海风吹拂椰林时的轻叹，还有海浪抚摩沙滩时的低吟。

没有太多炎热和灼痛的感觉，那个漫长的夏季，给我的只有沉重而又阴晦的潮湿，湿漉漉的潮湿。浑身内外，晴天被汗水湿透，阴天则被汗水和雨水一起湿透。而在不停地奔走中，无论天的阴晴，我的心则总是浸透在一场巨大的潮湿中，一种苦涩的泪水般的潮湿中。这种湿漉漉的感受一直延续到秋天，甚至一直延续到冬季还有这个春天。其实从前一年的春天开始，我就在筹划着这次采访，对这次采访的难度自认为有充分的准备，但一直到实施时，我才知道，这次采访的难度和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

在我没有进行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异常清楚，因为课本上我认真学过，影视片中我也都看过。而现在，我总是不停地在问自己，在我了解得异常清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年表和诸多名词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些什么？除了熟知的那几部影视片中煽情而又苍白的一些场景外，对于那段历史，我到底又知道多少？

在日军侵华期间，被逼迫成为日军性奴隶的中国妇女达20万，大部分慰安妇，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遭日军杀戮，或者迫害而亡，而少数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的，在经过漫长而又动荡的六十多年的时光流逝后，其中又有大部分离世。

今天仍然活着的已寥若晨星，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人至死都耻于向人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那段历史究竟还能有多少细节为我们留下来？有人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回顾一次，就等于重新经历一次。这些背负着沉重凄怆的记忆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八十岁左右的高龄，面对她们，我常常不知道怎样开口，不知道怎样开口去问，去问那些总能让她们肝肠寸断的事情。真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去叩碰那扇让她们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之门……可我，不得不去叩碰……

“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心。”五十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先生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

“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记录了26位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现在的生活。这26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血泪的那一页。

那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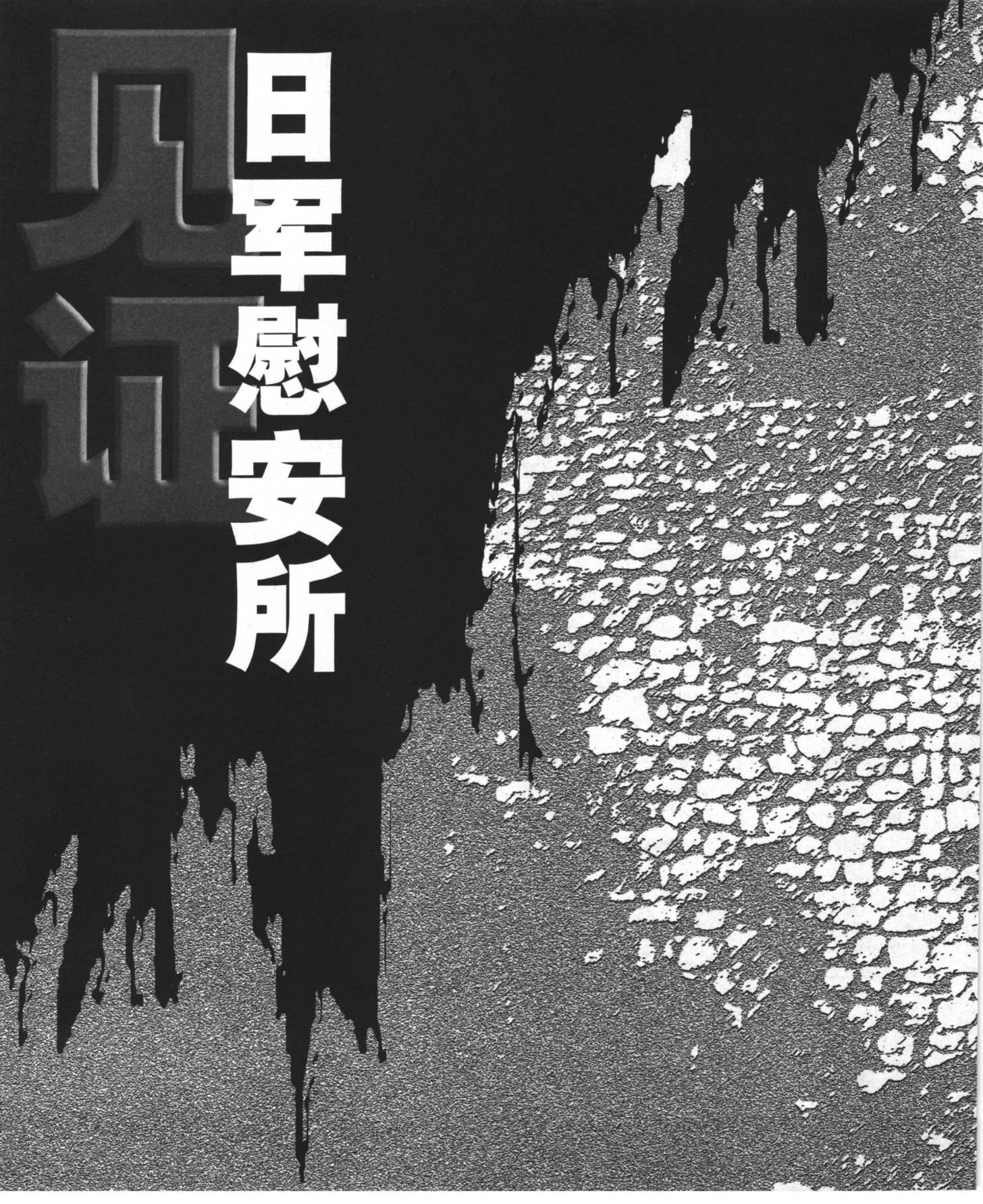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能向我道歉？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在讲述自己的苦难后，在用干枯的双手擦拭完眼角的泪水后，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会拉着我的手这样问。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们，我也无法知道她们能否等到那一天，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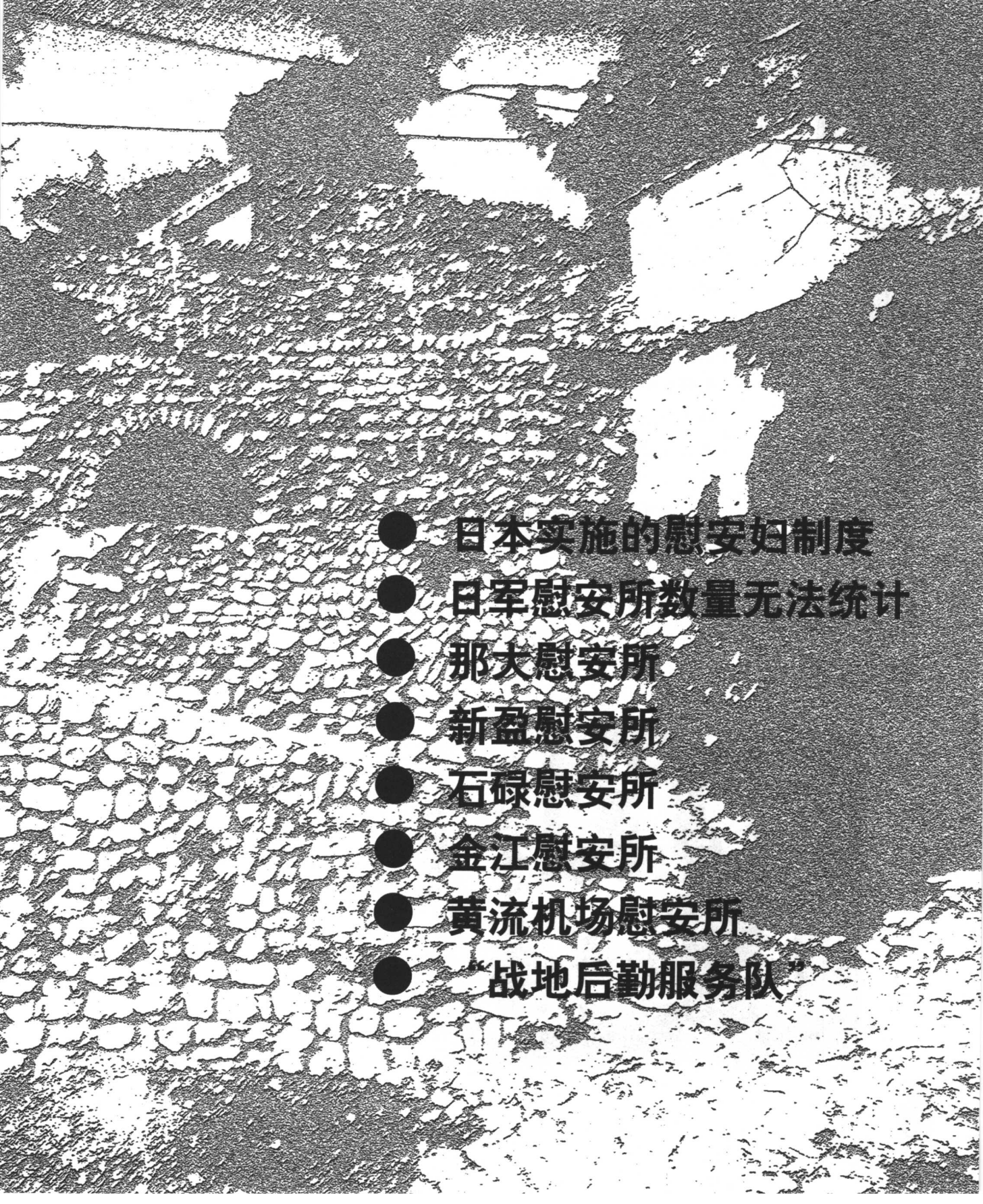
在我写这短文时，又来电话说有一位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拿着话筒好长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陈庆港

2005年5月8日

日军慰安所



- 
-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
 - 日军慰安所数量无法统计
 - 那大慰安所
 - 新盈慰安所
 - 石碌慰安所
 - 金江慰安所
 - 黄流机场慰安所
 - “战地后勤服务队”



日本实施的 慰安妇制度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被国家默认为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所。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强征中国、朝鲜等地妇女为日军性奴隶，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目前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较为困难，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日军与慰安妇之间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

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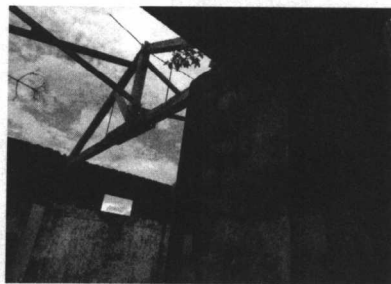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



(资料照片)



海南崖城当年日军“慰安所”旧址。



海南保亭当年日军遗留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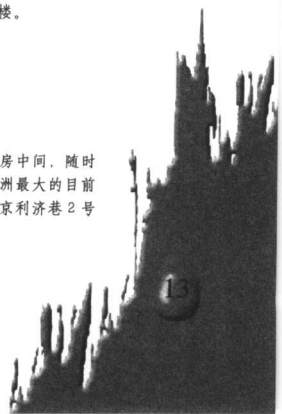


海南崖城日军当年的“慰安所”旧址。



南京利济巷2号日军慰安所遗址。这所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曾长期成为居民楼。

在鳞次栉比的楼房中间，随时有被拆可能的亚洲最大的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南京利济巷2号日军慰安所遗址。





日军慰安所数量无法统计

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指定“大一沙龙”等4家日本娱乐场所为指定慰安所。1932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从长崎派遣“慰安妇团”到上海大场等战地。此后，日军诱骗大量朝鲜妇女到中国（满洲）充当性奴隶。

1937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后，日军在军队中计划配备性奴隶。经过多年的经营，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结果，上海一地的慰安所就达83个，海南岛62个，南京、武汉的慰安所也分别有60多个，日军在中国占领地的慰安所数量可以千万计。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了大量军队慰安所。

以下文字是日军几所慰安所的当事人关于当年慰安所的回忆及证言。

海南岛儋县那大市（今信州市那大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迫于生计，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做杂工，当时21岁。慰安所“巴那个”（日语音译，即慰安所管事）差派我负责清洁卫生等杂务，目睹了日军慰安所里的情景。

1940年秋，侵琼日军开始修建那大市日军“军部”（民间俗称，即驻军机关营地）。在军部即将建成时，筹设那大市日军慰安所，首先强占赵家园三进十二间民房，设置赵家园慰安所。

1942年2月，第一批21名慰安妇被押送到赵家园慰安所。慰安妇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年龄在16岁至18岁，大多是邻近的临高县新盈地区人，也有东部的文昌县人，个别台湾人。慰安所挂牌开张的头天，早有日军士兵通宵达旦地在门外等着。天刚拂晓，慰安所前已门庭若市，人头攒动，日军用7辆大卡车接送士兵。日兵排起长队，每人免费领到一个牌号和一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内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按照“巴那个”的指挥，日兵手持牌号依次进入慰安所，这边出那边进，一批刚走一批涌入，川流不息。原定日军每人“慰安”时间为30分钟，由于等候的日军人数众多，吵吵嚷嚷急不可待，结果缩减为15分钟。为了抓紧时间加快速度，进入慰安所的日军按照预先要求，自觉带上避孕套，完事出来自行脱下，连同卫生袋一起随手扔进大门侧角的大水桶里。由日军方派遣进行性卫生监督的日军“值日官”站在一旁逐个检查，若发现未按规定使用避孕套和清洁粉者，便上前盘问记录在案，上报所在部队长官，罚其一个月内停止“突击一番”，目的在于严防日兵患上性病，造成部队减员。开始10天，我每天挑出倒掉的避孕套、卫生袋，就有满满的4个大桶。平时，日军用过的避孕套、卫生袋也不少于两大桶。

在开始的10天里，赵家园慰安所先后接待日军3000多人次，慰安妇每人每天至少接客20人次。持续地频繁接客，使慰安妇们精疲力竭，每天都有几个人因体力不支而休克，有的甚至一天数次昏倒，下阴大量出血。记得慰安所开张的当天，有位名叫阿娇的16岁台湾姑娘，被接连而至的日兵连续摧残，子宫破裂，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糟蹋她的日兵出门时告诉值日官，是我们过去将她抬出来的。经过抢救打针止血苏醒后，仅过半小时，“巴那个”又强迫她继续接客。在后来正常的接客日子里，我们每天抢出一两个

那大慰安所

讲述人吴连生

海南三亚人

曾在日军那大慰安所做
杂工



山西省孟县进圭村，当年日军在这里设有炮台和据点。



海南崖城日军当年的“慰安所”遗址。